

教会的圣诞晚会由范长老的演讲开始。几十年前,范长老就和今天的大陆留学生一样,怀揣着几十美元,一颗憧憬的心和无数的梦,从台湾,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刚来时,举目无亲,第一年的圣诞夜,只能驾车去远方找朋友。半路没油了,下了公路,找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加油站,口袋里的钱只够半缸油和一个汉堡。刚离开加油站,天空中就漂起了雪花。范长老讲到这里,喉咙里干干的,好像有什么堵着。他应该是被自己的回忆感动了。大部份听众,尤其是女性,觉得眼睛涩涩的,鼻子酸酸的。范长老接着说,他到今天还记得他在车上依稀看见的加油站的圣诞灯光,好像在指引他去什么地方。

接着他提到,终于到了朋友家,在朋友家的聚会上碰到了他一生的贵人:他现在的妻子。然后两人相爱,他拿了物理学博士,打拼,开始了攒第一桶金,从底层往上爬的A型人生,最后爬到顶峰,成了呼风唤雨的投资银行家,豪车豪宅,经手的钱以千万计。

故事到这里本应该是完美的结束。但是峰回路转,范长老说,因为自己贪婪,没有听从上帝的指引,借了很多钱,买下一家很大的工厂,准备重新包装借壳上市,最后把底裤都输掉了。欠下很多钱,不得不把豪宅卖掉。全家搬去住公寓,太太 - 范长老亲切得称她你们范师母,还把自己压箱底的金银首饰钻戒拿出来,让范长老折成钱去还债。当时范长老满含热泪激动得拉着范师母的手,"以后我一定买个更大的钻戒还给你。"听到这里,全场唏嘘。陈城偷偷得环视全场,看见好多台湾香港师奶在抹眼泪。

人的成功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的反弹力。为了养家糊口,范长老开着宝马7系和一带开丰田烤肉拉二手车的高中小屁孩一样去推销高露洁牙膏。最后机会又来了,另一个投资银行家拉范长老出山,去转包另一个大厂,一举成功。三年,只用了三年,范长老就给师母买回一个更大的戒指。范长老华丽丽得从谷底反弹,画出了一个漂亮的V型。范长老还说,无论他多么富有,他都忘不了他当学生时艰苦奋斗的生活。到今天他都力求节俭,一件夹克衫和一双运动鞋都穿了十几年。鞋不坏,绝对不买新的。奢侈也是原罪啊。陈城看了一眼范长老的脚,果真脚上蹬着只有两成新,干净但洗得发白的New Balance运动鞋。

故事讲完了,全场鸦雀无声,都陷入了深思。范长老的演讲很有力,代入感很强,或多或少碰触到留学生内心柔软的地方:人难免孤独,又害怕孤独。渴望温情,又害怕被骗。想要出人头地,却又看不到前路。范长老的演讲指出了惨淡的现实,又给大家一个虚幻的希望:就是任何一个屌丝都有可能象范长老一样实现逆袭。

在这么个庄重的场合,这么感人的演讲,质疑是卑鄙可耻的。可是,范长老的故事里,跌入谷底是因为工厂转包,从谷底反弹靠得是另一家工厂转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么信仰呢?上帝的引路呢?不贪婪呢?从头到尾,范长老的心路历程不过还是从钱到钱的直线而已。陈城这些年努力得慢慢得把接近于0的情商提升,想尽力珍惜所有的善意的欺骗,可是最后她还是如此清醒,知道她只是路过...

圣诞树的清新的杉树气味,顶上亮闪闪的星灯,那些艳得刺目的圣诞红盆栽,冬青做的花环,窗外街道上的圣诞灯饰,缓缓响起的那支最有名的圣诞歌 Silent Night,这一切是如此近又如此遥远。真的,她只是路过...

晚会在唱诗,聚餐,聊天,八卦后顺利结束。陈城搭着杨梅一家的车回家。杨梅的老公开车平稳匀速,两旁的灯影树魅,哗哗得后退。车上似乎太安静了。陈城没话找话说,听了范长老的话,她内心还是蛮触动的。然后又感慨到:"范长老,余长老他们真的是人生赢家啊!"没想到杨梅,曾经的高材生,现在只是一个安安静静在家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回了一句:

"什么人生赢家,输家,都是做给人看的,关起门来,每一家,不还都是一地鸡毛。"

看到陈城困惑的眼神,杨梅略带歉意,又感觉自己嘴快,说:"你还是没结婚的小姑娘呢,不能让你太沮丧了。现实如此,不过也不算太糟糕了。"

她又加了句,"有时候你没进这个局,真得无法好好体会。夏虫不可语冰。"

陈城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杨梅姐,你是不是有所指?"

杨梅答:"人在回忆历史的时候,通常漏掉的才是更重要的信息。"

杨梅的老公在驾驶座咳嗽了一下,杨梅欲言又止。这时候,目的地,家到了。

过了几天,某日午后,杨梅的老公去学校做实验,而陈城没有课。杨梅烤了戚风蛋糕,泡了从国内带来的龙井茶。两人坐在客厅的小餐桌前开始聊天。主要是杨梅说,陈城听。信息量很大。陈城完全没想到这么个温婉可人,为人妻为人母的美女,居然还是个愤青。

杨梅幽幽得说:"我是为了所谓的爱,为了结束两地分居,才下定决心来美国和老公团聚。F2 签证,意味着你不能打工,F1 研究生的奖金很微薄,也供不起老婆自费念书。年纪轻的,原先学历高的,还可以考托靠 G, 申请学校。年纪大的,基本上一辈子就这样。来到美国,似乎是为了争取自由,最后我却成了自己的牢笼。

对于拿 F2 签证随丈夫来陪读的家庭妇女来说,去教会是她们唯一的社交机会。平时在家穿卫衣睡裤买菜烧饭,去教会时就可以穿上漂漂亮亮的裙子,涂上口红。所以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教会其实就是个社交圈。所谓信仰就是'合群',让别人知道你和他们信的是一样的就行。其实你不知道他们信什么。你也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信什么。你也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们信什么。

至于范长老,余长老,他们信什么,其实也没人知道。范余两长老是连襟,范长老娶了姐姐,余长老娶了妹妹。这姐妹是台湾的望族,背着几麻袋钱来美国的。他们的第一桶金是娶来的。他们娶得好我们也不用悲愤。在教会人前人后秀恩爱亲热,背后怎么回事就不重要了。这个教会其实是他们的家庭教会。教会是敛财和洗钱的最好工具。教友的十一税是表面上的主要收入。教会的会计没有一个打工超过一年的,基本上不到一年,差不多 9 个月左右,两长老就会找个理由把会计开掉。某个会计不能胜任,不够敬业而被请辞,还可以被理解,但每个会计都这样,未免令人心生狐疑。

对于范长老来说,就是一石三鸟了。他特别看重每年来的生物和化学系的新留学生。"

听杨梅讲到这里,陈城真的是非常好奇,问:"那这是为什么呢?"

"范长老开着一家制药公司。他的主要生意就是在药物专利到期前,把仿制药配方搞出来,然后卖给印度公司。印度不承认药物专利。他在台湾也有公司工厂,有时配方搞出来后,专利差个一年半载,他就在台湾直接投入生产,然后专利一到期,第一个把仿制药投放大陆台湾市场。"

陈城插嘴道:"范长老是个人物啊。从物理博士到投资银行家,再开制药公司,跨度蛮大的。"

杨梅继续:"嗯,他是个极其聪明的人。搞仿制药配方本质上是劳动强度很大,重复性的工作。但是又不能用高中生。调机器,配试剂都需要很多专业背景知识,很多的专业训练。为了压低成本,生物,化学系的研究生,毕业生就是范长老最好的选择。有的在校研究生,范长老用实习(OPT, CPT)的形式雇佣。有的用教会义务志愿者的名义安排在他公司的实验室。范长老最喜欢的无疑是拿到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他用比工业界低的工资和办绿卡的诱惑把这些毕业生招到他公司,一干就干好几年。这些人平时在他公司打工,周末又去教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献给了范长老,他们以为是把时间献给了上帝,没想到,范长老他自己唯一的信仰其实是金钱。"

和杨梅聊完,然后吃完晚饭,陈城躺在床上想了好久,有些她似乎明白,有些她似乎又不明白,脑瓜子有点想疼了。她暗暗决定以后不去教会了。她怕人多,又不想浪费时间,最烦那些一遍遍重复的仪式。既然精神的支柱也没可能在教会找到,心中的洞好像还裸在那,没有什么能盖住,那就算了吧。信仰这事,又不是去商店买衣服,随随便便看两眼,就可以挑一件的。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徐红彭宇他们叫她去玩牌。

徐红彭宇家和范天舒家简直就是地下天上。可能是物理系的课业,作业和实验都很多很重,也可能是他们贪玩,或教会的事比较多,总之是完全没时间打扫。彭宇烟瘾很重,家里几乎每个角落都有烟头。地上两个书包,几叠书,好几摞脏衣服,这里一双袜子,那里一双袜子,门口一堆运动鞋,陈城感觉无处下脚。空气里弥漫着臭鞋臭袜味,香烟味和男人体液味的混合气息。厨房倒是干净,除了水池里一叠脏碗盘子,其他地方都空空的。陈城一进门,就看见徐红彭宇,还有计算机系的刘宏都已经坐在桌前等她。桌子油腻腻的,陈城本想提醒徐红擦一擦,看见大家都坐定了,她就忍住没吱声。刘宏和陈城结对,计算机系对物理系的架势。彭宇平时打牌非常精于计算,不知今天为什么有点心不在焉,打牌打得十分焦躁,时时埋怨自己老婆叫牌叫得不清楚。刘宏和陈城却越打越顺手,狠狠得赢了好几局。后来有一副牌,彭宇先叫的无将,经过几圈,徐红叫到3无将,牌摊开时,刘宏和陈城都噉了一声。陈城明白刘宏的意思,这副牌肯定能做成3无将的。那晚彭宇却完全弱智了,当中几乎居然把桥打断了,最后只做成一无将,陈城和刘宏虽然赢了这一局,但惊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这时彭宇站起来说要出去抽烟。剩下3人感觉都很尴尬,也无话可说,徐红只能悻悻得起身泡茶给刘宏和陈城喝。彭宇其实是个很屌的人,平时打牌抽烟就直接在屋内抽,也不会问别人同不同意。刘宏,瘦高个,有1米85的样子,除了脸上两块高颧骨有点浙江人的影子,其他更像个北方人。彭宇一抽烟,这个刘宏就在旁边苦口婆心得劝,还用切身例子,说他父亲就是老烟鬼肺癌去世的,声泪俱下。一个屌一个二,两人互相看不上眼。彭宇一般不叫刘宏来打牌。今天彭宇是真想打牌,可又抓不到人,才把刘宏叫来的吧,陈城这么想着。

牌打到深夜才结束。刘宏送陈城走路回家,一路上两人就聊点计算机的课程,然后刘宏说他正在为国内翻译一本数据库的教科书。他问数据库里最常用的动词"persist",名词"persistence"到底应该翻成中文的什么,用"存档"吗?还是"保存"?陈城静静得想了一想,闻到了加州一月

份仍然有的花香，看着星光下婆娑的树影，突然灵光一闪，说：

"存档或保存都不好。这两个词应该是用在文件系统的。persistence 不表示固化，它是有生命的，也不仅仅是保存，它的意思是可以把变化不断保存起来。其实是花不凋落，在枝头上直接发生变化，然后用眼睛凝视鲜花绚烂，用鼻子呼吸芬芳香气。这才符合 persistence 的意境。所以我会用'宿存'这个词。"

刘宏停下脚步，侧身看了一下她，黑夜里，他看不清她的眼睛，只看到镜片反射的一点点暗淡的光，说道："你真让我挂目相看啊！"又说了一会儿话，又走了几步，家就到了。刘宏在楼下和陈城告别："今天玩牌玩得很高兴。我们俩叫牌叫得真有默契！下次找你打牌啊。"

那次打牌以后，陈城发现刘宏好像对她有了点淡淡的好感。他们经常会在系里过道上碰见，然后就聊上几句，聊的多半还是课程，研究，程序，有时刘宏会热忱得向她推荐新出的但很好用的软件工具。有一次，她在系里的打印室给她当助教那门课的教授复印要发给本科生的材料。复印到一半，纸却卡住了，而课还有 1 小时不到就要上了。正急着，刘宏也进来打印或复印。他研究了一下，鼓捣了两下就搞定了。其实只是小小的一件事，小小的一个帮忙，但陈城突然觉得心里被击了一下，可能是独自在外太久，人变得敏感，心变得脆弱，她觉得自己象个就要溺水的人，突然漂来一根枯枝，就紧紧得抓住了。

如果这两个人就这么不经意的碰见，淡淡得交往，或许结果真得很美好。

星期四，陈城在机房里调程序，顺便查了下电子邮件。她打开邮箱，屏幕上第一跳出来的就是刘宏的信。他问她明天星期五能不能一块共进午餐。其实他要找她吃饭，只要到办公室找她，或在课堂上，走道里碰见提一声就行了。可是他郑重得发了一封信，又用了"共进午餐"四个字，傻瓜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象下棋到一半，还没过了几招，陈城突然被对方将军了，一时不知所措。出于本能的保护，她看完信没回，直接就把邮箱关了。那时微软的 Outlook 做得真是土啊：送件人发信时可以附上回执，收件人一打开信，回执就自动送回到送件人那里。后来微软把功能改进了：收件人一打开信，就会有提醒说，这封信是有回执的，你要不要签了回执？你不签的话，送件人是不会知道你到底读了没读信。

她这边关了邮箱，刘宏那边，在办公室里盯着屏幕，他接到了回执，焦灼得等了半个多小时，没有回信，感觉人象掉进了冰窟窿里。

日子继续平淡得过，陈城每天忙碌得上课，给别人上课，做作业，给别人改作业，写程序。接下去的一月，她的生活中发生了两样变化。一，她在校内排队等的公寓终于排到了，她不用再和杨梅家合住了。二，她终于听从了天纾的建议，到校医院配了隐形眼镜。第一次摘下框架眼镜，戴上隐形，她觉得天变亮了很多，所有物体都更大更近更清晰了，鼻梁也轻松自由了。

有句俗话："如果要忙一天，请客吃饭。如果要忙一个月，搬家。如果要忙一年，买房。如果要忙一生，就娶老婆。"陈城从杨梅家搬出来，捆扎啊，搬啊，扔掉一点东西，又添点新家具，还真得忙了一个月。忙完，她才发现，她好久没有联系范天纾了。奇怪的是，天纾这段时间也没给陈城打过电话。这时，中国新年到了。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要组织一次舞会。陈城给天纾打了个电话，没人接，留了言问天纾要不要和她一块去新年舞会，如果天纾想要去的话，要么给陈城回个电，要么就自己去，两人在那碰头。

舞会那天到了,陈城穿了裙子,还涂了点口红。舞场灯光照例很暗,黑压压一片,人来了很多。她在人群里扫了一圈,范天舒没在,陈城认识的中国同学也没来。感觉学生并不多,似乎来得都是在本地工作上班的中国人。

庄高阳是请陈城跳第一支舞曲的。他简单得介绍了下自己,说是刚毕业,来这里上班的,他叫庄高阳。陈城听了这个名字心中暗笑,心说这人是披着羊皮的狼呢,"装羔羊"。没想到,庄高阳接着说:"庄子的庄,高潮的高,阳气十足的阳。"陈城也不甘示弱,说:"我叫陈城。玉体横陈的陈,倾国倾城的城。"高阳笑了,说:"你的名字很阳刚,不过这样解释很女性化,令人遐想,至少不是'于横陈时,味如嚼蜡。'"陈城听了高阳说的最后8个字,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跳舞吧!"

远看,高阳是个非常不起眼的人,短短的脖子顶着个大大的脑袋,脸也有些微胖,中等个子。近看,他,大大的眼睛,高挺的鼻梁,皮肤白皙光滑,一副非常淡定的表情。说话声音很轻,但吐字清晰。很奇怪的是,他牵着她的左手的那个右手,他扶着她的腰的那个左手,非常干爽。这让陈城的思绪飞回到了几年前在北大学三食堂的舞会。在北大,陈城从来没有跳过第一支舞曲,因为没人请。同样昏暗的灯光,男生们象在养猪场挑种猪,眼光从一个个女生脸上扫过。有时突然一个男生顶着乱糟糟的鸡窝头,纤瘦的身子象要被音乐震倒,腿还是罗圈的,向她走来,陈城心中一阵狂喜,结果那人却向她身后的女生伸出了邀请的手。好不容易等到一个男生请,该男舞跳得乱七八糟,手心又粘又湿好恶心。每次学三舞会结束时,陈城的心情是又受伤又郁闷。

出人意料,这个大脑袋的高阳舞跳得非常好,他的双腿一会儿在舞池里悠扬滑动,一会儿又快速旋转。陈城被他有力的手托着,也飞转轻扬,心情顿时明亮了起来。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跳舞的乐趣,感觉自己既是被征服者又是胜利者,是歌手又是被唱的歌曲,是智者又是知识。然后舞曲停了,她还没有跳过瘾,仿佛"歌尽桃花扇底风,涂香莫惜莲承步"。高阳轻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别早走。最后一支舞曲我也请你跳。"然后放开了她的手,消失在人群中,陈城有点愣住了。"只见舞回风,却无行处踪..."

陈城接着又跳了很多支舞曲,可是总觉得脚什么地方蹩住了,不对劲,跳得很不顺,还踩到不同舞伴不同的脚,好几次。她眼睛不断往各处搜寻,希望能再看见高阳的身影。这时候,一个熟悉的身影向她走来,

"请问,我可以请你跳下一支舞曲吗?"

陈城一抬头,惊了一下,这不是A吗?而A完全没有认出她。他们下了舞池,正好是一支缓慢的华尔兹。他们就边跳边聊。A问了她好多问题,比如什么时候来美国的,在这里是念哪个系啊,还奉承了一句,"你今天好漂亮啊。"最后就问陈城什么名字。她不禁莞尔,没有忍住,说:"你真得不记得我了?"A显然是真心不记得,一脸诧异。陈城于是说:"哎呀,我们在杨梅家见过,还聊过天呢。我是原来杨梅的 roommate 啊。不过现在搬出来了。"

A这时候"啊"了好几声,露出难以置信的样子。陈城发声了,"老母鸡变鸭?有这么夸张吗?"这时他们的舞曲停了。陈城觉得有点热,就走出舞场,想透口气。弯弯的月牙挂在天上,空气里一丝风都没有。这时,A从舞场里追出来,很直接了当得说,"陈城,我和你还有机会交往吗?"陈城笑了一下,摇了摇头。A问:"为什么?"

陈城答："其实那天我对你也没什么感觉。"

A 说："很公平。" 然后他伸出他的手，"你的舞跳得很好。" 陈城伸出去自己的手轻轻得握了下。

这时，陈城不想再回舞场了，天气这么好，她决定慢慢一个人走回家。走了几步，舞场里传出"友谊地久天长"，这是所有中国人开的舞会的最后一支曲子，虽然听了无数遍，耳朵都出老茧了，可是陈城还是喜欢听这首歌。她想起高阳对她说的话，心想他会不会在这支曲子响起的时候找她呢。

有一天，突然陈城就接到了范天纾的电话。天纾说她有急事找陈城，电话里一句两句讲不清楚，让陈城最好去她那一趟。陈城到了天纾家，发现天纾头发也没梳，穿着睡裤，象一个小猫样抱着腿蜷在她的橄榄绿的沙发里。陈城看天纾脸色有点白，圆脸也变成了尖下巴，眼泡也有点肿，就关切得说，"你是不是生病了？"

天纾缕了下头发，说："可以这么说吧。"

陈城又问："胃不舒服？"

天纾："嗯，有点。"

然后陈城说，她准备给天纾做点粥。天纾示意陈城别忙，然后说她的例假很久没来了。陈城听后，没啥反应，惯性又自然得冒出个英文词："So?" 天纾看陈城不明白，就说我给你看个东西，就起身进了厕所。陈城这时才有机会环视了下客厅，总感觉屋里有点不一样。看了一会儿才发现墙上多了一副旧旧的黑白海报，上面印着 4 个墨很枯干的毛笔字"恋恋风尘"。原来是侯孝贤的那部同名电影的海报。她记得她在北大时和同屋的一块去电教看过。这时，天纾手里拿个棒棒出来，伸到陈城面前，陈城一看，棒上两根横着的红线，惊得下巴往下脱，禁不住又蹦出一个英文单词："What???"

然后，陈城问："你准备怎么办？"

天纾说："还能怎么办？明天你没课吧？我都约好了，你开车陪我去一趟。" 陈城明白天纾指的是她有没有助教的课，就是她要给别人上的课，而不是她坐在那听的课，就说没有，我陪你去好了。陈城心里就想，怪不得老找不到天纾，原来天纾正忙着自己的事呢。又想，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时间匆匆一过，你没有机会见证某些事情的发生，却看到了事情发生后留下的痕迹。

第二天早上，陈城查好地图，按原定计划接上天纾，往本县唯一一家堕胎诊所开。虽然陈城早有准备，但到了诊所，还是大大震撼了一下。诊所的房子从外看是又破又旧，外墙上还有很多很乱很脏的涂鸦，什么"Abortion is killing." 什么"Planned parenthood is planned murdering." 什么"Every baby is God's child." 还好那天门外没有示威抗议者。

进了诊所，陈城发现里面的装修和设备还是很现代的。空间很大，可是人出奇得多，熙熙攘攘的，有又黑又瘦叽里咕噜说越南话的，有皮肤白皙但脸盘像大饼一样叽里呱啦说韩文的，更多的则是身材肥硕的拉丁裔。令陈城感到震惊的是，她见到很多脸蛋极其幼齿，看上去只有 10 几岁的女孩子，这些女孩子反而肚子都很大了。她猜，她们可能都是等到肚子都遮不住才告诉家长

的吧。她还看见一些打扮精致,衣着豪华的女子,有一个看着甚至非常象一个好莱坞明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她在门口看见很多宝马,保时捷等豪华车。生孩子的时候有的人进豪华医院,用豪华病房和特护。有的人拿 medicaid, 进社区医院,或之前一次孕检都没有。而到堕胎时,真的是人人平等了,再有钱的人也要到外表如此破旧的诊所来。

诊所有两个候诊室。外面那一个人多嘈杂。等护士叫了天纾名字后,陈城和天纾进了里面的候诊室。进了第二个候诊室后,她们又等了 20 多分钟,天纾的名字再次被叫到。这次只有天纾一个人能进去了。陈城在外面等了 20 分钟,天纾就出来了。不知这 20 分钟,天纾在里面感觉有多长。她出来后说,"结束了,回家吧!" 然后就没再说话。路上,陈城碰到一个时间很长的红灯,实在忍不住,在红灯变绿的一刹那,她问天纾:"是谁的?"

天纾答,"别问了。"

陈城说:"好吧。那..." 还是好奇,"是不是送你恋恋风尘海报的那个人?"

她侧过脸看天纾。天纾嘴角抽了一下,鼻子招牌似的拧一下,不知是要哭还是要笑,终究什么也没发生。天纾今天居然也化着妆,脸上一层粉,还上了点腮红,所以陈城根本看不出天纾真实的脸色。陈城想,化妆是不是女人的战袍? 在奔赴战场之时一定要化妆,那样就绝对不会哭了。若哭了,妆会花掉,脸就会变得很丑。所以无论怎样,都绝对不可以哭...

天纾叹口气,说:"是。" 然后车里又是死一般的寂静。

把范天纾送到家,陈城嘱咐天纾好好休息,又一次看了一眼那张"恋恋风尘"的海报,这次她看清楚上面竖着的那一行繁体小字了:

"乡愁的苦涩,成长的记忆,青春的眷恋,原来生命就是生活。"







